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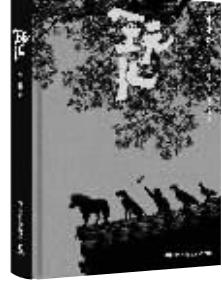
玩儿出态度
高兴到翻天

《南北战争三百年》

李硕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们通常对古代战争的想象都源自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战争场面都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与虚构而已,并不是真实状况。本书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从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细节,展现出丰富、生动的历史原貌。同时,本书对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模式和战术演变做了详细的论述,对战争中如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由此,本书也补充了正史、古籍所未详述之处,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做出了新的诠释。

《玩儿》

于谦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什么叫喜欢?就是你愿意照顾它,伺候它,琢磨它,不怕脏,不嫌累。于谦说:“我想说的东西,跟钱关系不大。”于谦,人称谦儿哥。相声界公认头号玩主。世事洞明却低调内敛,温润豁达而又随遇而安。抽烟、喝酒、烫头之外,谦哥爱交友,爱大自然,尤其喜爱各种小动物。在《玩儿》精装典藏版中,谦哥记录了自己多年来养猫、养鸟儿、养鸽子、摸鱼、遛狗、熬鹰、驯马的各种心得体会。字里行间都浸润着亲切、厚道、朴实、局气的老北京四九城内的文化气息,雅儿攀瓜柳蓬下,细犬逐蝶深巷中,百姓烟火人间温情尽汇于此,堪称人间大美。同时,《玩儿》中又处处可见于谦对生活的思考、对友谊的珍重和对理想的追求。

《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

陈来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是在陈来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是对先秦儒学思想极佳的入门导读。全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线,并穿插了郭店楚简出土儒书和《乐记》中的思想,将先秦儒学的思想来源、核心观点和传承脉络等做了概要的梳理与申说,尤其对孔子的“学论”、孟子的仁义原则高于皇权原则的儒家左翼思想、儒学与德性伦理学的比较以及对荀子的理解等有新颖独到的阐释。

《高兴死了!!!》

[美]珍妮·罗森著 吴洁静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珍妮·罗森,全世界最快乐的抑郁症患者,她同时患有焦虑症、躁狂症、回避型人格障碍、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十几项障碍症,书中,为了夺回生活主动权,珍妮决定——疯狂收集每一个快乐的瞬间,用它们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珍妮将人生视为奇妙的、荒唐的、有趣的冒险,她抓住每一个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时刻,并让那些光芒照进黑暗的日子,她很勇敢。这本书在美国鼓励了数百万人。处于人生低谷时,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每赢得一场战斗,就会变得更强壮一点。我们的挣扎不会白费,我们会胜利,我们会活着。

(苏墨)

本报记者 陈俊宇

3月19日凌晨3时,诗人洛夫在台北去世,享年91岁。

他将诗写到了生命的尽头,3月初刚刚出席新诗集《昨日之蛇》发布会。诚如其言,在台湾这一代诗作家中,他的创作期“比任何人都长,成果最丰硕,经历也最完整”。

一个诗意远去的年代,诗人一个个离开这人世间。

“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

在半个世纪前,洛夫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三人合称“诗坛铁三角”,洛夫历任总编辑数十年。写诗、译诗40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作为超现实主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誉为诗坛“诗魔”。

他在各个创作阶段都有重要作品问世:早期的《灵河》描绘出的“封闭”令人深刻体会到两岸隔绝的苦痛;中期的《石室之死亡》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则体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锋性;而《魔歌》之后,他从超现实主义回归传统,更在73岁高龄创作出三千行长诗《漂木》,回归中华传统本源,诉尽海外游子衷肠,震惊华语诗坛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时间是青眼有加。诚如著名诗歌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所言,“洛夫是中国诗歌史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中国诗歌史因为有了洛夫的加入而感到骄傲和充满光彩。”

台湾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评价称:“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右者。”

要说洛夫的诗歌流传最广的,可能是《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洛夫感到中国诗人一味追求西方艺术思潮的逼仄,“这时,我向传统回眸”。他特别使用了回眸一词,“回归不是倒退。在读小学以前,我念过三年私塾,唐诗宋词是在骨头血液里的,只是那时老想反传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吸引力”。

只是,旧传统是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创新才是维护与继承传统的最佳途径,但创新必须要有根基,要有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良的具有永恒性素质作为基础。这是洛夫主张“回眸传统”的初衷——对传统文化或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价值重新加以评估,并从中审慎地选择和摄取有益于创新的美学因素。

自《魔歌》之后,洛夫悄然蜕变。正如《洛夫诗精编》的编者,厦门大学教授徐学所说,“洛夫之所以可以不断向前,是因为他不受名利羁绊亦不自恋,他随着自己的生命经验不断成长,不断突破自己”。他的诗歌开始从“超现实主义”转变为“回归传统,拥抱现实”。

1949年7月,还是学生的洛夫,从衡阳去了台湾。临行前,洛夫甚至都没和家里说一声。他的行囊除了军毯及他自己的作品剪贴外,就只有艾青和冯至的诗集各一本。

洛夫是1943年、初中二年级时喜欢上诗歌的,

那时他15岁,衡阳还没有迎来后来举世瞩目的会战,刚建市一年的衡阳暂时还是战时的后方,不少文化名人南迁时都曾经过,城内的报社也有数家。正是“小白马般的年龄”的他“热情而多情感,情感的变化有点诡异,想爱却又不懂爱,也不敢爱”。这个时候,他读到了他生平接触的第一首新诗,冰心的《相思》。

“躲开相思,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满了相思”。冰心1925年写这首诗只有7行的小诗,让乡下来的这个少年从此喜欢上了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大部分当时台湾的年轻诗人都受到翻译诗的影响,刚开始是全面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满口反传统,所谓反传统就是盲目认为传统的东西是一种阻碍。在西方的现代主义里‘流浪’许久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要回到中国泥土中去。”洛夫在接受采访时曾回答过,“回到中国来,最重要的是寻找中国固有的文学、美学艺术,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这些台湾诗人重新开始审视中国传统。”

回到传统的泥土中

1949年7月,还是学生的洛夫,从衡阳去了台湾。临行前,洛夫甚至都没和家里说一声。他的行囊除了军毯及他自己的作品剪贴外,就只有艾青和冯至的诗集各一本。

洛夫是1943年、初中二年级时喜欢上诗歌的,那时他15岁,衡阳还没有迎来后来举世瞩目的会战,刚建市一年的衡阳暂时还是战时的后方,不少文化名人南迁时都曾经过,城内的报社也有数家。正是“小白马般的年龄”的他“热情而多情感,情感的变化有点诡异,想爱却又不懂爱,也不敢爱”。这个时候,他读到了他生平接触的第一首新诗,冰心的《相思》。

“躲开相思,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

写满了相思”。冰心1925年写这首诗只有7行的小诗,让乡下来的这个少年从此喜欢上了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大部分当时台湾的年轻诗人都受到翻译诗的影响,刚开始是全面倾向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满口反传统,所谓反传统就是盲目认为传统的东西是一种阻碍。在西方的现代主义里‘流浪’许久以后,我们还是觉得要回到中国泥土中去。”洛夫在接受采访时曾回答过,“回到中国来,最重要的是寻找中国固有的文学、美学艺术,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这些台湾诗人重新开始审视中国传统。”

洛夫感到中国诗人一味追求西方艺术思潮的逼仄,“这时,我向传统回眸”。他特别使用了回眸一词,“回归不是倒退。在读小学以前,我念过三年私塾,唐诗宋词是在骨头血液里的,只是那时老想反传统,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吸引力”。

只是,旧传统是再也回不去了,唯有创新才是维护与继承传统的最佳途径,但创新必须要有根基,要有传统文化中那些优良的具有永恒性素质作为基础。这是洛夫主张“回眸传统”的初衷——对传统文化或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价值重新加以评估,并从中审慎地选择和摄取有益于创新的美学因素。

自《魔歌》之后,洛夫悄然蜕变。正如《洛夫诗精编》的编者,厦门大学教授徐学所说,“洛夫之所以可以不断向前,是因为他不受名利羁绊亦不自恋,他随着自己的生命经验不断成长,不断突破自己”。他的诗歌开始从“超现实主义”转变为“回归传统,拥抱现实”。

被乡愁撞成了严重内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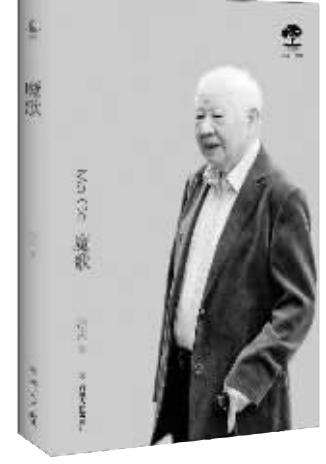
洛夫称他1949年的离开衡阳为“第一次流放”。他的诸多浸透了乡愁的诗便是在他第一次流放后。

1979年3月中旬,洛夫应邀去香港访问。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余光中开车载他去参观落马洲的界河,他在小山头上用望远镜看深圳。洛夫离乡三十年,近在咫尺却难以抵达,于是写下了诗歌《边界望乡》——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被望远镜中的乡愁撞成严重内伤,洛夫这离家越来越近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乡愁,这被游子反复吟唱的情愫,诞生了多少华美篇章。去年年底去世的余光中,与洛夫并称诗坛“双子星”。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乡愁》。自



此,这首诗在海内外华人间广为传诵。

洛夫回到故乡,比余光中晚了太多。1988年1月17日上午8时40分,洛夫到达了湘江东岸“外形苍老而风神依旧”的衡阳火车站。39年前,正是从这个车站开出的列车把他带离了家乡。这个让他感到“陌生而亲切的新环境”,他还来不及细细打量,便被迎接他的一个干亲友簇拥着“挤出了车站”。

“在我的身上有两种乡愁,一种是离开父老乡亲那种人性意义上的乡愁,另一种是离开精神家园文化意义上的乡愁,后一种乡愁在诗歌创作上的影响更大。”洛夫如是说。

2004年后。每次回乡陪伴洛夫的都有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衡阳作家甘建华。今年3月21日上午,洛夫去世的第三天,甘建华在去洛夫老家衡南相市乡艳山村的路上不时回忆洛夫回乡时的一些细节。

“他走着走着,有时会停下来,蹲下抓一把土,捏在手里,捏紧了又松开;有时拔一根狗尾草放进嘴里嚼一下;他喜欢背着手走,有时候看到他望着远方,不知道他神思游到了什么地方……”

高颜值新华书店
亮相郑州

高颜值新华书店

亮相郑州

近日,郑州,新华书店国基路美盛店建成开业,上下两层楼密布的书架、空中漂浮的“羽毛”装饰、暖色调的照明,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颜值书店,为市民带来全新的阅读与购书体验。这家新华书店店面面积约3200平方米,是郑州面积最大的新华书店之一,开放当日共开放在架图书10万余册。书店公共服务区域、读者区、培训区、儿童游乐区、咖啡茶饮吧等也将陆续开展相关活动,持续对外开放。

左冬辰 摄/视觉中国

洪 鸿

久别重逢的旧书置于掌上时,导电般一阵温热传过来。旧书负载的不只是书中的文学想象,还容纳了主人的怀旧心情与沉重的记忆。

旧书并不纯然是一本小说或一册诗集,更是情感的容器,是岁月的累积。如果主人的生活有多曲折,旧书所承受的记忆痕迹就有多深。书的年龄,已属主人生命无可割舍的一部分,甚至命运也几乎是血脉相连。旧书重新捧在手上时,阅读的文字之美背后,也流动着依稀可辨的光与影,那是雨丝,是雪花,是落叶,是岁月飘过天际的白云。

让每册旧书又回到整齐的书架上,散落的心情似乎也获得收拾整顿。夜读时,禁不住回首前尘,旅途上的风声雪声犹如拂过耳边,遍历多少江湖夜雨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安顿的书窗,静静面对毫无动荡的时刻,终于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生命正要进入返璞归真的阶段。坐在灯下,再次阅读曾经读过的旧书,恍然有一种旧情复燃的感觉。

顺着书中文字缓缓前进,在段落与段落之间搜索,好像是在昔日的巷弄迂回漫步。诗行速度的快慢,小说情节的起伏,都能够确切把握,简直是走在自己的版图,非常清楚每一个可能的交错与转弯。纵然是重新的介入,阅读的感觉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变化,心情荡漾已不似从前。

年轻时期看到的书中风景,大约是属于平面的、孤立的。那时候历练有限,往往过于偏爱神秘的思想与华丽的词藻。每当专注于浪漫狂想时,往往受到细雨梦回、杨柳风轻的召唤,兀自享受文字衍生出来的秘境。从古典诗词到现代小说,所有的阅读都倾向于唯美感受;青春年华所拥有的知识大约也只能看到那么多。

知识的累积还需要生命的实践与体验。在不停回旋的旅途上,看到的不仅是地理景观的变化,也看到人性的悲凉与温暖。阅读经验最为神秘之处,莫过于此。一册陈旧的书纵然读过,并不意味全然可以理解。一行短短的诗,一本厚厚的书籍,都同样需要生命的投入。从初读到再阅读,从不解到理解,岁月在等待,年龄在等待,犹如滴水穿石,恰当的时机到来,紧紧锁住的门窗骤然开启。

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再阅读,但有些书在生命中确实不可轻易放弃。每个人的生命格局极其有限,智慧也许可以从生活历练中产生,但毕竟是属于自我的世界。能够开展格局的方式,就必须与别人的生命经验相互对话;阅读是构成对话的一道桥梁。通过阅读等于是进入到了另一个生命领域,可以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夜读时刻,正是心灵与心灵相互对话的契机。远方的、陌生的、逝去的、异域的作者灵魂,容纳在每一册书籍。没有被阅读的书,罗列在架上,只能视为一排排的墓志铭。唯有启开书页,作者的魂魄才有可能苏醒过来。

再阅读的喜悦,当然不是源于自私情感的沉湎,也不是源于对过往记忆的怜惜。喜悦的降临,是因为已不再满足于一行诗、一本书、一位作者的解读,那种孤立的、平面的探索,属于年少的脾性。站在较高的位置,看到的风景是多重的,一位作者不再是一位作者,他是许多作者中的一位。终于到达再阅读的高度时,已经蓄积足够的能力,可以伸手邀请不同的作者相互对话。

如果说这是一种知识的会通或整合,亦不为过。古典诗人与现代作者,中国文学与西方理论,中国社会与世界历史,这种双轨对位的阅读,在早年经验里从未存在过。长期的持续阅读,无非是在建构知识长城,一本书叠着一本书,犹如堆砌砖块。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需要冗长时间的经营。始于一行诗的揣摩,终于一册诗集的反覆思索,正是美学建构的起点。

久别重逢的书再度置于掌上时,才觉悟曾经有过伤害、流浪、痛苦、悲伤,都成为构筑知识、思维、想象的一部分。有些记忆已经退潮,有些热情也渐冷却。如今到达再阅读的阶段,凡是接触过的知识都集聚起来,化为祝福的颂赞。

合唱的声音升起,喜悦的心情降临。

图书馆也需要广而告之

欧阳

这种“旅游”的说词我以为还是很靠谱的,就亲身体验来说吧。从前孩子他妈相信多行路长见识,每有儿子游山之实,然而等到孩子长大了,却发现除了留影的照片,他基本不记得去过哪里,反倒是对幼时不经意翻画书所得很有感触。

事实上,根据观察、经验的理论研究,博物馆行旅对孩子来说,通常更有启发意义——没有任何一处风景的信息量能和综合博物馆相比。如果这种判断有道理,那么博物馆旅游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或者,至少说不是更差的计划,这里还没有把经济、便捷等因素考虑进去。

再进一步,“有形”的博物馆都如此,那么,虽地域范围有限,但智灵层面无边界的图书馆岂不是更好的去处?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家长和对书情有独钟的成年人都会同意这种推断,也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所欲——山西地方城市那家试营业的图书馆受追捧应该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应该还是在广而告之或许不够的情况下,否则人潮如织可能都不会意外。

我们不妨做一个推想,倘若城市的图书馆布局恰巧,想来信步趋向图书馆的人是不会少的,即便是大城市,如果对图书馆的开放程序很了解,特别对图书馆非程序化的四时活动安排能够及时方便地获悉,选择图书馆消磨时间的人应该会更多。有不少“闲杂人员”就对媒体表示说:看到图书馆有某某活动、安排,于是就奔着来了。

我想啊,可口可乐地球人都知道,但人家为了广而告之,经年没完没了的劳神策划、咬牙烧钱,图书馆是不是也应该在“精神”层面学走几步呢?



无法继续欢笑的契诃夫

韩立言

但不免隔靴搔痒,浅尝辄止。随着社会阅历的积累,契诃夫本人也越来越消沉阴郁,他走遍了各地,把当时沙俄政府的腐败无能、僵化臃肿尽收眼底,于是作品